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科幻未來城市與現實生活 · 陳家毅

數十年來在許多科幻電影裏，未來世界都並不純淨美好，更預示了今天全球環境暖化、風雨成災的後果。

夏未了，氣候卻說變就變，急轉直下寒暖流互撞，形成激烈颶風，並且來了一波又一波。在近年對台港澳粵地區而言，二、三號風球乃等閒之事。即便掛上六至八號風球，頂多也不過宣告休假一天半天，少有像這次的十號颶風強烈衝著香港、澳門，一下竄進全城狂掃蹂躪數小時。不但葉落枝折，街邊大樹竟連根拔起。風敲高樓窗戶，離去時吸力順帶走窗屏玻璃，紛紛炸開掉落街心。龐大的雨量不消片刻將街巷淹成河溪，洶湧水勢見縫就灌，教人怵目驚心。

此一波方歇，未幾新一個颶風又在海上形成。東亞颶風水患，南亞、中美洲情況也好不了多少，豪雨在世界另一頭繼續氾濫成災：先是美國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遭四級颶風「哈維」入襲，風速最高竟超達二百公里時速；風過處，住宅屋頂翻掀如在玩紙牌，人們全無法遁形逃避。接著季風暴降臨西印度，附帶來連



■ 即將上映的新版《銀翼殺手》一景：雨，依然下個不停

續大雨，短時間內雨量驚人，人口稠密的孟買城市招架不及，頓成汪洋一片。災後孟買老城區樹倒樓塌，到處廢墟滿目瘡痍。印度老區因貧窮或可指責其水利工程、防禦系統不夠完善；可是中上富裕的美國休頓住宅區同樣無法應對，房屋水淹蓋頂，街道上比較高聳的綠樹危

危乎露出水面，仍可見之前小資公園工整的模樣。小社區被雨水淹成水鄉澤國，筏舟滑水上，入屋做拯救工作。風災所至，水停電，亞洲、美洲、富人、窮人，原來沒有不同，颶風、季風或颶風，以及近週忽襲歐陸大若高爾夫

球的冰雹暴，老天要發怒在世界上任何角落，皆一視同仁。全球的暖化問題逼近眉梢，人類共同耗盡資源的地球再次發出危急信號，再不能互相推搪坐視不管了。

其實無須科學家、氣候專家振聳發聳的提醒，這樣的雨水急落街道，城市被淹灌成河的情景，在科幻電影、科幻動漫裏早已出現過：遠在二十二

年前，日本動畫電影《攻殼機動隊》(Ghost in the Shell) 描述的未來世界，正是一個高樓密布、夜裏燈色輝煌、卻時常飽受水患的港九城市。當年電影放映時，觀者無不譁然：銀幕上詭異的港九這麼美麗這麼繁華，但卻又這麼頹傷、混亂。重拍成動作片的電影不只戲名相同，背景仍是雨下個不停的港九。

香港城市的美麗與頹傷

為何亞洲城市會成爲此類賽博朋克(Cyberpunk)科幻漫畫和電影取材的最愛場景？若研究起來真可以長篇大論，洋洋灑灑寫成篇可觀的博士論文。一九九五年面世、押井守繪製的動畫電影《攻殼機動隊》原改編自日本漫畫家士郎正宗同名的科幻漫畫，連環圖繪本首次連載於一九八九年。同時期出現的，還有至今仍膾炙人口的經典動漫影片《阿基拉》(Akira, 一九八八年，原作者：大友克洋)。可是《攻殼機動隊》逼真又具想像力的城市描述，令它遠遠地跨越了《阿基拉》；導演押井守曾多次親自到港九，深入做街景考察工作。手繪的筆記和拍攝的照片、短片記錄了二、三十年前的香港、九龍街巷，是不可多得的城市資料。

不僅是靠近市區的舊啟德機場吸引了這位科幻動漫創作

者，擁擠不堪、混亂的九龍城寨更是他繪作靈感的一部分。戲中有不少人車喧鬧的街道、高樓密集中文招牌橫掛的場景；但最令人難忘的鏡頭或許是體型龐然的飛機嚇人地貼近地面，轟然於唐樓、街市頂上飛越而過。現實中人們早習以爲常的生活環境，竟成爲科幻動漫裏未來城市奇景。

誠然，當年香港驕人的現代高樓建築足以成爲未來世界代表，可是貧富懸殊的落差，不斷增長的人口，促成過份擁擠和提早老化的都市面容，全被寫入劇本。押井守沒有點明，卻不言而喻將一個殘酷的生活現實擺在觀眾眼前。押井守描繪的幽暗、頹廢、擁擠、糜爛，正好與宮崎駿動漫電影裏的藍天、白雲、遼闊、青草地成了反比。

若溯源科幻電影，早年的《二零零一年太空漫遊》、電視片集《Dr. Who》和開山鼻祖《大都會》(Metropolis) 都以乾淨現代線條、純色或黑白調爲未來城市的形象。直至一九八二年冷不防爆出一部《銀翼殺手》(Blade Runner)，才將之前對未來的假設全盤推翻，並徹底地影響了如《攻殼機動隊》等後來者。靈感取自香港的洛杉磯未來城，不但已經被人樣機械人操縱、半空飛船隨處滑行，霓虹燈大屏幕的高樓建築卻敵不過連綿不斷的豪雨，到處濕漉漉漉漉，車水馬龍的街上人們撐傘急步往來。《銀翼殺手》裏，未來世界不是那麼純淨美好，並且讓我們第一次目睹到環境暖化的後果。